

## 醫學生的 哲學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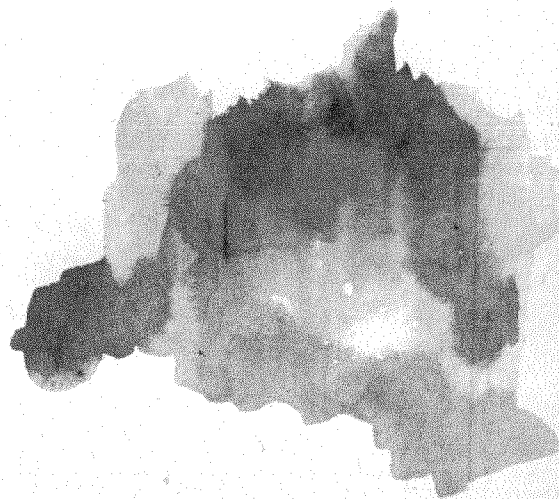


易之基本精神在謙，主虛而不居、懷空若谷而後方能包容萬物激發萬象。故其卦始以「乾坤」終以「未濟」欲以乾與的廣生及廣育之德造化衆質，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指此而言。由「始」與「生」所蘊含者就是一種創造的衝動。故此後的各種表徵均具有其相當的活潑性。

中國哲學在這種氣氛的引導下乃步入了相當騰達的沿革中。它所表現出來的在古代就是偉大政治制度的產生及淡薄名利的觀念，除此之外對當代各種物質之發明及美學的創作均有其相當的貢獻。到了夏朝由於帝位子繼的定立因而引發了權位之爭奪（如啓與有扈氏大戰於甘）。此後凡經商至周則有鳴條、牧野、「東征」諸役，其或爲了誅暴安良或爲了戡平內亂。這些固然是爲了安定民生，以小痛除大痛的方法，但因爲烽火燎然所產生的就是維繫制度的形成，「帝力於我自有」的安逸時代已不復現。此時期之制度至周而集其大成，其中如官制（以天、地、春、夏、秋、冬分別之）、刑制（墨、劓、宮、大辟）、兵制、稅制、繼統法、宗法及婚禮對爾後的朝代皆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以繼統法爲最）。這些現象的形成

無疑地是當代哲學思想的昇華（哲學思想之形成則是源於外在環境的衝擊）。這枝系統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便造成了思想的顛峰狀態，諸子百家油然雜生。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乃爲儒、道二家。儒家所主張的乃爲「中庸之道」，其中心思想則在於「仁」。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保其位曰仁。」正是儒家體系最好之寫像。「儒」字解釋甚多，吾人以爲「貫穿天、地、人者謂之儒」可謂爲最善者。以故「儒」可說是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中的王通（見註）。儒者本身具有活躍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正是強者哲學的主要源頭，只有透過這種概念才能發揮人世神達于保位之使命。由上可知儒家教育之所以要人人皆聖的理由乃萃於斯。再言道家就相對上來講則儒家學說是一種「入世哲學」而道家學說乃是一種「出世哲學」。簡言之，道家是超「超拔萬世之上」馳神于太虛之中，不於現世，也不與現世乖違」的哲學思想（如老子騎驢出關、莊子所描繪之大鵬的扶搖直上均爲其例證）。此外如名家、雜家、陰陽家皆有其代表時代，然都只是紅極一時便黯然退場了。其理由乃在於其不能適應實際的人情世故

## 宜散生



太嚴、太玄、太逆、太詭都是導致其潰敗的主因。自戰國以後，中國的思想沿革傳維持在一條相當穩健的航線中。其骨幹乃建築於以儒家爲主的體系中，其所傳下的血統，道統，正統相流至今依然影響至大。觀此時期的風氣則大抵是「述而不作」，創新之風則大不如從前，一般民衆對禮儀規範的遵守甚爲注重因而產生了對傳統的過度崇拜。反觀西洋方面，他們鑽出了古典的（阿波羅）而進入了現代的「浮士德」。各方面之發展（尤其在數學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如無理數的發明，不定元之創出造成了對空間觀念的加進並因而影響了建築與雕刻的立體美感）。這種進步我們乎以斷言是來自哲學體系之中，因爲由非系統化的組織中吸納出物象的通則乃是自然學的一種超向。

傳統規範中的活動固然是我們所希求的，但對規章的超越亦應爲我們所容許。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累積，經驗建立了我們對現象判斷的準則。這些標準是不容我們置疑的，但我們一定要認清它產生的背景與時代意義。偶像的設立是我們較明顯的大衆心理，誠然它可以造成群體的一致，但也很容易使之拘泥於由物象所發出的絕對崇拜中。這種崇拜造成的乃是

對教條的恪遵。「無間斷」是我們歷史的特性，但是我們所缺乏的是予歷史的適時對應。以故如何爲「往聖絕學」闡發其時代意義實爲當務之急。清明在躬中、西皆同，而所以造成歧異的原因畢竟心理障礙居多。天下沒有完美的宇宙，故對圓滿的追求乃是一種延綿的信念，就像是老人的微笑它拋向了永恒。

註：王 貫天人地

